

老屋

■燕开良

还记得一天下午，单位的同志告诉我：“有个人让转告你，新农村建统一规划，你们村南北大街扩建改造，需要拆除你家的老屋。”我听后，没有一刻迟疑，立即向老家赶去。

在路上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许多有关老屋的记忆：我家的老屋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的普通农舍，为土坯墙草屋，其年龄比我长，是我的出生地，也是我儿时的摇篮，盛满了我童年的苦与乐。老屋经过数次维修和两次翻盖：1964年春，第一次翻盖成“砖包门窗，灰色瓦‘马褂子’（屋檐两行瓦）房屋三间”；1976年春，第二次翻盖成今天的“砖包墙体、杉木门窗、松树梁的瓦屋三间”，当时在村里算是时髦的房屋。八十年代初，我结婚后搬到了县城住，母亲也随着住进了城里。由于工作及家务繁忙，我很少回老家，对老屋没有及时维修，加之岁月的无情侵蚀，致使老屋的鱼鳞瓦沟里长满了青苔，砖包墙体部分脱落，与我大伯父家的屋墙搭山的山梁也已脱落，两扇略显笨重的屋门已是油漆斑驳，绽开一条条深深

浅浅的裂缝，好似老人额头遍布的鱼尾纹。岁月蹉跎，物是人非，为我全家人遮风挡雨数十年的老屋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多么让人心寒啊！

夕阳下，晚霞映红了村西北角的那棵老槐树。此刻，我赶到了村庄的后面，下了公路，站在村口远远望去，落日余晖下，老屋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躺在那里，正在酣睡，也许是她经历了历史沧桑后太累了，睡得那样从容，那样平静。我怀着沉重的心情，悄悄地走近她。

秋风阵阵，一片片落叶轻轻悠悠地落下，也飘在了我的身上，树上的鸟儿伸出尖尖的嘴巴梳理着羽毛，无精打采地不作声，家院的花草树木也没有声响，可能它们此刻的心情与我一样沉重，乐不起来。我轻轻地抚摸着老屋的门，童年的情景不由得浮现在我的眼前：也是在这样的傍晚，太阳刚刚落山，母亲从生产队大田里收工回家后，一会儿也没有歇息，忙忙碌碌地做好了晚饭，站在大门口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我们回家。我们姊妹

五个，还有鸡、鸭、鹅、羊们，拥挤着奔向炊烟缭绕的老屋……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抬头望去，下意识地望着屋顶。屋顶上的炊烟好像还在弥漫，柴火饭的清香仿佛还在弥漫，飘飘悠悠，又钻进了我的鼻孔。此刻，我真想回到那温馨的从前，再像儿时那样，飞快地跑进屋，兄弟姐妹五个围在饭桌旁，吃着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糠菜窝头，喝着野菜汤，听母亲讲村庄的变迁和自家的往事。

夜幕降临了，窗外的弦月高挂在天空，也许是我与它太久别离，彼此之间已陌生了许多，它刚刚露出一半，刹那间，又钻进了淡薄的云层。我猛然回想起，小时候老屋的月亮好像不是这样的，那时候，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。夏天的夜晚，母亲把在外纳凉的我抱到屋内的床上，月亮也悄悄地跟进来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。至今，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一直坐在床沿上，一边给我扇扇子，一边唱着优美悦耳的童谣：“月亮弯弯，月亮照，月光照我家宝宝睡着了……”我迷迷糊糊

糊进入了梦乡，母亲的歌声伴着温和柔顺的明月，洒落在我的枕头上，飘进了我的梦里……

夜深了，村庄一片寂静，我毫无困意，记忆的碎片不停地还原着当年家庭的生活细节：每到吃过晚饭，一家人就围坐在煤油灯下拉家常，母亲做些手工家务，她一边干活，一边给我们讲家庭的过去，诉说那远去的年代；有时，母亲给我们讲有趣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，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欢声笑语溢满小屋……

我躺在老屋的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起了那张被岁月磨蚀的饭桌和那口几代人使用过的大柴锅，它们静静地卧在小屋的西北角，好像与我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，见证了这里曾经的欢乐和苦难，见证了我们家庭生活的改善和社会变迁……我浮想联翩，彻夜未眠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刚刚露头，温暖的阳光投射在老屋的房顶，染成一片熟悉的金黄。我在老屋周围转来转去，每走一步，仿佛都可弯腰拾起童年时的一

段记忆：老屋里，母亲筛糠剥菜喂猪仔；家院里，鸡鸭鹅兔翩翩起舞；屋前屋后麦穰垛、树林中，小伙伴们追逐捉迷藏；屋山西头村街上络绎不绝的人群在忙碌，在打闹……在我眼里，老屋是一本贮满情与爱的大书，翻开任何一页，都会找到生命之源的温暖。我把那张我们几代人用过的饭桌和那口大柴锅从屋内搬出来，放到了不被拆除的房子里，打算把它们送到“民俗馆”，作为“古董”收藏。

这时，一阵阵马达“隆隆”声由远而近，几辆推土机正向我家老屋驶来……我知道，拆迁改造、扩建街道是政府行为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，作为国家干部，应该大力支持，坚决拥护。对此，我欣然接受了这个现实。

面对即将消失的老屋，我抚今忆昔，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。正在我沉思之际，推土机一声轰鸣，我家的老屋，在“隆隆”的推土机声中化为平地。

老屋，我童年的记忆、成长的摇篮、感情的寄托……我会永远记住你、怀念你！

萝卜响 萝卜想

■方华

那日，看到一篇报道，说某地萝卜大丰收，却卖不出去，农人只好忍痛挖坑将萝卜埋入地下。心想，这么漂亮的萝卜，为什么不制作成萝卜干保存呢？

这让我想到幼年时光。入冬以后，萝卜收获，一时吃不了的萝卜，母亲总是会腌制成一坛坛的萝卜干，可一直吃到来年春天。

萝卜干，在我们这里被称作萝卜响。将鲜萝卜切条晒去水分后进行腌制而成的萝卜干，吃在口中脆蹦蹦，该是萝卜响的名之由来吧？

萝卜响是旧日乡下人家过冬的必备，即便当下食材极大丰富的年景，也常见人家制作一些萝卜响作佐餐小菜，让油腻的日子有一分清爽香脆的回味。

想那窘困的日子，冬晨里一碗热乎乎的白米粥，几根嘎嘣脆的萝卜响，也让我至今唇齿间回味难舍。

记得这样一件轶事。民国年间，某天，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去拜访弘一大师李叔同，见正在用餐的大师面前只有一碟萝卜干、一杯白开水、一碗白米饭，夏丏尊便想给其添菜。大师笑道：这咸有咸的味道，淡有淡的味道。你看，普通简单的萝卜干，在大师的眼中却有着深刻的人生禅意。

从前，一般在小雪节气过后，家家户户开始腌制萝卜响。这时节，田垄间的萝卜经霜历

雪，辛辣之味和青涩之气慢慢消失，萝卜里的水分和糖分也大大提升，生吃，熟吃，味道都是极佳，也是腌制萝卜响的最佳时节。

在晴好的天气，切条晾晒萝卜成了村妇们紧要的事情。虽忙碌，却让接下来寡淡悠闲的冬日有点滋味。这时走在村头巷尾，铺陈在竹匾、篾席，穿挂在廊前檐下的或青白或红艳的萝卜条随处可见，成为乡村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元代的王祜在其《农书》中记述：“北人萝卜，一种四名：春日破地锥，夏日夏生，秋日萝卜、冬日土酥，谓其洁白如酥也。”在我的家乡，旧日土生的萝卜虽也洁白如酥，却并不大。即便这并不大的土生萝卜，乡人在做萝卜响时还要选个头更小的，这样就能保证每一根萝卜条都连着皮，让制成的萝卜响更加的脆“响”。

母亲先在塘边将带泥的萝卜洗净，冻得好似红萝卜的一双手拎着盛满长条白嫩的萝卜回到家中，开始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切条，那筐中一个个小小的萝卜仿佛躁动不安，在母亲翻飞的手中不断“跳”入砧板，在刀口下发出脆快之声，变身一条条月牙儿般的俏丽身形。不一会，母亲的双手会微微散发热气，额头也渐渐浸出细汗。斜射进屋的冬日阳光将母亲的身影罩在明快的光影里，成为我回忆中温暖的影像。

大小不一的萝卜，在母亲的巧手下变成几乎大小均等的条块。母亲将切好的萝卜条铺陈在家中大大小小的簸箕、竹筛等上面，放在门前场地的阳光下。视阳光的强弱，萝卜条要晾晒两到三天。第一天，母亲要对萝卜条进行揉搓，先轻后重，揉搓到萝卜条子出水为止，乡人称之为“出汗”。后两日，母亲每天中午和傍晚收晒时都要揉搓。据母亲称，揉搓要顺着同一个方向，不能左一把右一把，否则上不了“劲”，没有嚼劲。

晒好的萝卜条已从白嫩的“少年状”卷缩成淡黄的沧桑模样。这时，母亲要将它们投入沸水锅里焯一焯，去去土，也回回劲。在用竹箬篱将沸水中的萝卜干迅速捞起沥干后，母亲还要用温热的干毛巾反复擦拭萝卜条，给他们做着“按摩”。

盛放到大木盆中的萝卜干，母亲开始放入捣碎的细盐，经过反反复复揉搓，直至盐粒在萝卜条中难觅踪迹，便开始装坛，用拳头捣紧压实后封罐。单等十天半月后，嘎嘣脆的萝卜响儿就成为我们口中的美味。

只放盐的纯味萝卜响母亲腌制得最多，食时滴点麻油或是熟菜籽油，也是清香宜人。母亲还会制作一些浓香型的，腌制时除了食盐，还加入了些许的五香粉、姜末、蒜泥、白糖等，香气浓烈，闻之垂涎。母亲还会在一些浓香型萝卜响中加

入胡椒粉或辣椒粉，制成鲜香麻辣、风味十足的辣条，让我们的舌尖留下那个冬天火热的回味。

贫穷的日子，乡下孩子难有什么零食，酷冷的冬天，更是难觅吃食。于是，家中的萝卜响儿就成了解馋之物。偷偷地揭开坛盖，掏出几条，背着大人咀嚼，或是小伙伴们互相交换家中的萝卜响，在几乎相同的味道中嚼出那不易察觉的别样享受。

上中学时，有农村来的同学，每回家，总带回一瓶萝卜响，一等下课，几位同学就窜进他的寝室，一个个腮帮鼓动、口中咔嚓地嚼着，享受那来自乡土的味道。

俗语：萝卜响，咯蹦蹦，吃了能活百来岁。一位老者朋友对我说，他极喜欢一壶浓茶、两块点心，就着一小碟淋上麻油的萝卜响吃早茶，清爽养人，滋味悠长。我想象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耄耋老人依在阳光下，在袅袅的氤氲后细嚼慢品着口中香脆的乡土味儿，真是一种美好的令人羡慕的时光悠悠从前慢。

我未及问这位老者朋友，在那悠悠的时光里，他会想到什么？消失的儿时的快乐？远去的母亲的身影？难舍的故土深情？风干的却依然香脆的浓浓的乡愁？

和你在一起

■高品国

少时听着你的故事
享受成长的时光，
至今依然念念不忘的
是你昔日铸就的辉煌。

时光变迁
一度感受你挣扎时的伤。
城南寂寂的厂房，
城北叹息的砖墙。
也陪你度过沉默中的彷徨。

而今，
再次看到你涅槃后的光芒。
锂电之都喷薄而出的能量，
绿色光源点亮华美乐章。

看着你朝气蓬勃的脸庞。
挽手与你同行
在楼宇林立的城市漫步
在如画的乡村中徜徉。
沿着民生道路，
踏着和谐节拍，
走遍黄河长江，
拥抱更大的梦想……

永远和你在一起，
我热爱的枣庄。

